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64  
22 May 1997

CHINESE

---

## 第七六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年5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别尔坚尼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64 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允许我代表本会议，也代表我自己，向今天第一次参加裁谈会的新上任的德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根特·塞伯特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向他保证，我们会给予他合作和支持的。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印度和波兰的代表。我现在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韦斯顿大使发言。

迈克尔·韦斯顿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先，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主席。你从事工作的献身心和专业精神将使与你一道工作的人始终无比快乐，对于你，我本人也抱有极大的尊敬。已故的卡拉顿勋爵在谈到库兹涅佐夫副外长时，曾用过一段诗，我略加改动，在这里借用一回：

“当前景灰暗、希望渺茫，  
我们知道谁能救亡。  
当风狂雨暴、电闪雷鸣，  
众人齐呼，别尔坚尼科夫才是救星。  
他是俄罗斯方舟飞来的祥鸽，  
大驾一到，云消日照。  
风停雨止，霞光千里，  
滔滔洪水，乖乖退去。  
上帝保佑俄罗斯代表团，  
我还希望翻译这段不太困难。”

我现在提请本会议注意联合王国首相布莱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库克先生在下院回答议员们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问题时所发表的讲话。首相在他的讲话中说：

“... ..我们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进口、出口、转让和生产。我们还将逐步消除联合王国的这类杀伤人员地雷的储存。此外我们还将确保禁止通过联合王国进行的所有这类地雷的贸易。杀伤人员地雷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受害的往往是完全无辜的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英国在这方面越早带头行动，就越好。这样做是正义的和文明的。”

在首相讲话之后，外交大臣也很快发表了讲话：

“我们将执行我们的明确的承诺，禁止一切形式杀伤人员地雷的进口、出口、转让和制造。

“我们将加速消除我们所储存的杀伤人员地雷的步伐，在 2005 年之前或者在有效地禁止使用这类地雷的国际协定生效之时，完成这项工作，越早越好。在此期间，我们完全暂停了杀伤人员地雷的作战使用，同时建设性地参加渥太华进程，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推动更广泛地禁止杀伤人员地雷。

“这种暂停措施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中止：如果我们断定，在一次具体的行动中，如果没有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可能性，我们的武装部队的安全就会受到危险。在这种非常情况下，我们将向议会报告这方面的决定，以及导致这项决定的情况。

“我们还将审查如何在排除世界各地已经布置的地雷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

我相信上述讲话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为了免得有人对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关于此问题的立场有任何疑问，我还是想明确地表示：联合王国继续坚决地支持立即设立具有谈判职权的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设委员会。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能就设立这样的特设委员会达成共识一致意见。为了达成这种共识，联合王国全力支持立即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就在议程项目 6 下处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最适当安排进行磋商。

在进行这种磋商过程中，我们预计特别协调员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在本会议里已经提出的有关提案。在这方面，我还想提请本会议注意外交大臣在就他讲话所发表的新闻稿中所说的话，他说：

“我们将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加倍努力，使主要的出口国停止销售地雷。”

主席：我感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十分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印度代表戈塞大使发言。

戈塞女士(印度): 主席先生, 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全体会议发言, 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很高兴看到裁谈会由经验丰富且能干的你主持。我的发言不可能像前一位发言者那样富有文采, 但我确信, 你会找到在你主持下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办法的。你会得到印度代表团的全力合作。另外你的前任为履行艰巨和复杂的主席职责作出了坚定的努力, 也值得赞赏。另外也让我欢迎今年参加裁谈会工作的所有同事。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发言, 我也想说我们多么想念不久前离开我们的一些杰出的同事。

多边裁军议程, 在我们看来, 既有令人满意的地方, 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上个月《化学武器公约》生效, 使我们极受鼓舞。在这方面, 我们欢迎中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批准该公约以及叶里钦总统在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上以及在俄罗斯杜马所发表的讲话。在我们看来, 这一公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禁止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 而且在于这是第一项有效的和公平的裁军条约。在加强《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方面, 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们期待着早日收到主席的滚动案文, 以便能够在今年 7 月份开始实际谈判。然而, 我必须公开表明, 我很失望今年在裁军审议委员会中没有达成关于举行特别会议的协商一致意见, 因为一些国家不愿意以多边方式处理消除核武器即第三种也就是最后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看来, 正是这一问题自今年开始以来使得裁谈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举行了很多磋商, 我们迄今为止所能达成的也就是通过了一项议程。

印度自本届会议开始以来就一直积极地参加磋商, 因为我们认为, 裁谈会必须有效地履行其作为谈判机构的职责。去年在本会议里以及在大会里, 我们明确地阐述了我们对于裁军议程优先事项的看法。因此我们在参加这一磋商时期望起码对于如何在核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给予一定考虑。这不但是对我们来说具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问题, 而且是对国际社会具有极大意义的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 许多方面发出了立即开始就消除核武器问题举行谈判的呼吁, 这包括 21 国集团 1996 年 3 月 14 日在裁谈会提出的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提案, 以及 28 个国家去年底提交裁谈会的行动纲领

其他地方也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堪培拉委员会强调了反对继续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基本理由: 无用武之地, 存在着意外或未经授权发射的危险, 只有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也不可维持的情况。该委员会的报告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了核武

器国家以及对是否需要无核武器世界持有疑问的其他国家提出的一般论点，并权威地反驳了它们提出的每一点反对意见。该委员会——我补充一句印度没有参加该委员会——还建议实施一项紧急的行动计划，首先由核武器国家对消除核武器做出明确不含糊的承诺。这一报告正式提交给了裁军谈判会议，然而对于该报告所载的具体建议我们尚未进行任何讨论或审议。其他意见还认为核武器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这包括美国斯迪姆逊中心的建议和全球各地 60 名退休将领的宣言，他们都敦促早日开始谈判核武器的彻底消除问题，而不仅仅是削减。

最有意义的是，国际法院发表的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咨询意见一致要求紧急开始并完成关于消除核武器的谈判。我们认为裁谈会有义务对日益强烈要求为实现消除所有核武器这一目标采取实质性和有意义的步骤的国际舆论作出反应。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发表的关于“核武器未来裁减参数”的联合声明。我赞赏地注意到克林顿总统和叶里钦总统再次重申决心采取进一步的具体行动以减少核危险，这些步骤，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和拟议的第三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都包括在内，计划在具体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我们期待着所有核武器国家早日加入这一进程。

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双边一级削减核武器的工作有所进展，那么裁谈会不能而且也不应进行核裁军谈判，坚持在裁谈会讨论核裁军问题可能会妨碍裁军进程，因为裁军是以安全利益为基础的。或许我们应该澄清一下我们所用的术语的定义：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希望终止或阻挠正在进行的双边或多边核武器裁减进程：然而在我们看来，核裁军是目标，而不单单是过程。而且，如果说双边和多边谈判取决于参加谈判的国家对安全的看法——这样说相当正确，那么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对安全的看法也需要得到考虑。正是在这一点上，裁谈会可以而且必须发挥作用，我们已经有一些可以审议的具体提案：例如今年初有一项提案建议由所有国家谈判一项在商定的时限内消除核武器的承诺；28 个国家的提案建议制定分阶段的有时限的计划，包括制定一项关于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公约。已经有好几项类似的提案。我们认为裁谈会是有能力谈判这些协定的地方，是合适的场合。

印度是 1993 年联合国大会一项提案的主要提案国，该提案提出了关于裂变材料停产条约问题的决议草案。我们参加了 1995 年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该意见载于“夏衣报告”中，当时正值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召开之前。但我们当时也对妥协

案文的软弱无力表示了保留意见。后来的事态发展以及若干代表团最近的发言表明，这些保留意见是普遍存在的。“夏农报告”中有一些灰色区域，例如储存问题、将钚包括在内的问题、多余存货的问题等。在过了两年之后这些灰色区域的颜色更为浓重。我们相信，如果我们通过一项明确的工作计划，将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的谈判职权牢牢地放在多边核裁军进程之内，这些问题是可以澄清的。印度依然相信，裂变材料停产协定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和必要的步骤，而且是商定的分阶段消除核武器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我们与裁谈会其他成员包括 21 国集团的大多数成员一起，提议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

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知道，核武器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除。我们认识到，分步骤进行的做法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核裁军真的要取得进展，那么必须在合理的具体的时限内采取这些步骤。这些步骤不能成为强化一个不平等的核制度的重复性努力，而必须是朝着无核武器世界迈进的真实步骤。大家不会忘记，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设想了《全面禁止试验条约》。

然而，我们也准备就议程上的其他项目开始工作：我们认为如果重新建立起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便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上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已经给予我们开始这方面工作的职权，我们知道，加拿大已提议将此内容列入工作计划中。我们也赞赏地注意到伊朗用另一种办法处理工作计划的努力。我们不反对考虑先就可能达成协商一致的任何其他领域开始工作。

今年吸引了大量注意力的一个问题是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的问题。我们也完全意识到在裁谈会以外就此问题采取的行动。印度关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的立场已经由印度外交部长在 1996 年 10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过，他说：“印度赞成无歧视地和普遍地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禁止这种使大量平民伤亡的武器。”

在关于加强《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的谈判中，印度鉴于不负责任地滥用地雷对平民生命和财产所造成的损害和破坏，曾提出了好几项提案。我们的提案当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其中有一项提案是禁止转让，一项提案是禁止使用遥布地雷，另一项是禁止在国内冲突中使用杀伤人员地雷。遗憾的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提案没有得到多数支持。因此在去年 3 月份，我们接受了当时所能够达成的东西。我们现在正在完成一些手续，以便早日批准修订过的第二号议定书。

在目前关于应在什么场合谈判实现对杀伤人员地雷的全球禁止的辩论中，印度的立场是灵活的。很显然，只有当所有国家的正当关注在谈判中得到解决时，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和普遍的禁止。我们认为采取务实的、分阶段办法实现全球禁止，可能是个合适的框架，以处理好几个国家对安全的关注，这些国家依然按照人道主义法律，出于防御敌人进攻的目的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个有效的和普遍的条约，这项条约的确将能够防止平民遭受无辜的伤害。在努力实现对杀伤人员地雷的禁止的同时，国际社会需要加倍努力排除地雷，并且促进用于排雷的资源和技术转让，以便使今天仍在引起死亡和破坏的地雷得到排除。

我们愿意同所有同事一道努力，就可行的和实际的裁谈会工作计划达成协议。然而，我希望再次重申我们对议程项目 1 的立场：核裁军依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我们优先关注的项目。只要核武器仍然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国际安全就会依然受到威胁，依然处在不稳定之中。我们希望这一论坛将能够不辜负国际社会寄予它的期望。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波兰代表邓宾斯基大使发言。

邓宾斯基先生(波兰)：主席先生，由于你的裁谈会主席任期即将结束，我除了高兴地照例向你表示祝贺外，还表示我们真诚地赞赏你的领导才能和你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是为了使本届裁谈会第二期会议比这之前的会议更有成果。我愿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表示谢意，他为实现相同的目标表现了献身精神和紧迫感。

此时，也请允许我向新来到我们中间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是尊敬的意大利吉塞普·巴尔波尼·阿卡大使和德国根特·塞博特大使。我期待着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中，与他们进行密切的和富有成果的合作。我还向卡瑟琳·克里滕伯格女士表示祝贺，她已经升任代表。

我今天作简短发言的主要原因是对我们的工作计划，或者说没有工作计划表示深深的失望。带着日益增强的挫折感——这在其他发言者的发言中也出现——我国代表团看到裁军谈判会议无法克服令人难堪的僵局，无法认识到这一情况将使裁谈会

前程受到严重威胁。看到可用于促进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宝贵时间被浪费，令人感到沮丧。这也是对联合国稀少的资源被浪费而感到的沮丧。外部世界一定对我们今年的表现感到不满，也令人沮丧。当然，我们可以说，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两项重要的多边条约，裁谈会的成员们有权轻松一下。当然，这种想法不一定特别符合我们各自国家的立法者和纳税人的意愿。有时听到这样意见，说裁军谈判会议不是个装配线，不可能一年接一年，一个接一个地生产多边裁军协定。但是，如果我们想使裁谈会不辜负其形象，如果我们想使它保持其存在的意义——到目前为止这还不成问题——我们作为成员必须说，浪费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了，特别是考虑到最近的两个产品，即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在获得独立的国际地位。

我们知道，裁谈会成员国在行使其主权时，没有必要接受或参加裁谈会所拟定和通过的任何条约。因此，同样，裁谈会成员不应该阻挠本机构工作的进行，这样期望并不过分。说到底，阻止其他国家，往往是多数国家，谈判它们认为是重要或急需的国际文书，可以说是剥夺了它们行使其权利的机会。波兰认为，我们有义务毫不拖延地就工作计划达成协议，工作计划应包含关于两个问题的建设性谈判，这两个问题都有明显的达成条约的可能：禁止生产用于武器和其他军事目的的裂变材料，和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没有权利在这方面再加拖延，理由有许多，这里举出一些：冷战的对抗及其威胁现在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不扩散条约》已经成为全球不扩散制度的永久性支柱；核裁军正在取得稳步进展，并且正如最近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苏美最高级会晤所证实的，将继续沿着这一方向进展；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在纽约举行的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重要集体宣言中再次重申它们在不扩散条约下所作的承诺；最后，让我们牢记大会通过的有关决定：关于停产的第 48/75 L 号决议，协商一致获得通过，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第 51/45 S 号决议，没有一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两项决议都要求裁谈会就有关问题采取具体行动。

尽管有这些考虑，但我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在裁谈会的记录中也是找不到根据的。我们都记得，裁军谈判会议早在 1995 年就决定设立关于停产的特设委员会，并同意以广泛的“夏农配方”作为其职权。因此就实质内容而言，工程已经破土。如果我们真的尊重议事规则，那时达成的协商一致决定还是有效的。就我所知，任何



人都未曾对这些规则提出疑问，更不用说批评这些规则了。因此就停产问题而言，我们并不是白手起家。我们所需要的作的只是作出程序性决定，任命该委员会主席，并让该附属机构履行其职责。职权范围的用语如允许审议储存问题，这样就会考虑到所有正当的关切。在放弃了“联系”之后，真不明白为什么在停产问题上还达不成协议。

我现在说一下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波兰代表团表明其立场已经有相当长时间，既有在裁谈会内，也有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内。我们一直认为出于人道主义、国际安全和裁军的理由，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应迫切地加以解决。我们不断地指出，我们认为裁谈会可能是合适的场所。然而，我们也欢迎“渥太华进程”，对于渥太华进程的最终目标毫不犹豫地支持。

为了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并遵从国际社会的呼吁，包括 1996 年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审查会议、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以及去年九月渥太华会议的呼吁，波兰暂时停止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转让。我现在正式地告诉裁谈会，这一暂停措施在 1997 年年底到期后，将改成无限期的永久禁止。波兰议会已经开始了有关《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地雷)议定书的适当批准程序。

波兰代表团深感鼓舞的是，人们日益认识到裁谈会与“渥太华进程”不需要有任何矛盾，也不需要有不健康的竞争，两方面所作的努力具有互补性。我们希望这种认识会毫不拖延地变成裁谈会的具体行动。为此，在本年度会议第一期会议结束时，波兰与智利、芬兰一道建议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以便通过大量的磋商探讨裁谈会可以处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最适当安排。三个代表团当时曾建议该特别协调员在五月底之前向裁谈会提交报告，现在看来是过于乐观了。

说了上述一番话，让我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匈牙利和日本上个星期四所采取的主动行动，他们提出了一个适当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草案。的确，就波兰代表团而言，我们希望裁谈会就此提案采取积极的行动，我们敦促裁谈会毫不拖延地这样做。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今天的发言名单到此为止。任何其他代表团这时候想发言吗？我看见德国大使想发言。请你发言，先生。

塞博特先生(德国): 这是我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第一次发言, 我想借此机会表示, 看到你担任本会议主席我十分高兴, 我们对于你在履行你的职责时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智慧十分感激。我还应该感谢你和邓宾斯基大使对我说的热烈欢迎的话。

被任命为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对我既是荣誉也是特别的挑战。在裁谈会的历史中, 特别是在近些年来, 裁军谈判会议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些条约比如化学武器条约和全面禁试条约为和平与安全正在作出具有持久意义的贡献。裁谈会因此为自己确立了很高的标准。

我期待着与你以及与所有尊敬的常驻代表们一道工作, 使裁谈会今后能够达到这些标准, 以便使这个世界更为安全, 更为和平。

主席: 我感谢德国代表的发言和他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坎贝尔先生(澳大利亚): 这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最后一次有机会祝贺你担任本会议主席, 请允许我说, 我国代表团欢迎并赞赏你卓越地按照你的前任今年所确立的格局领导并将继续领导我们的讨论。我还想借此机会欢迎来到裁谈会的新同事。

澳大利亚致力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进展, 在连续几年的成功之后, 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也众所周知的是我们致力于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制度, 有效地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这种危害平民的战争武器, 建立这样的国际制度也对寻求同样目标的其他进程起补充作用。为此, 我高兴地代表澳大利亚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下列决定草案, 我现在宣读我的提案。其标题是:

#### “决定草案

“在不损害目前进行的确立 1997 年会议工作计划的努力的前提下, 并且为了方便这种努力,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

“ 1. 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 就在议程项目 6 之下处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最适当安排~~进行~~磋商。

“ 2. 特别协调员应考虑到目前已有和今后将会有的所有有关提案。

“ 3. 特别协调员应早日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我请求你在本次全体会议之后立即举行裁谈会的非正式磋商，讨论这项提案。我知道，关于此问题，本会议室内有许多意见，关于措词也有许多想法，其中一些想法已经在本会议内正式提出过。你们看到，我所用的措词是精心选定的，以便从这些不同的立场中寻找一条出路，而且能够在这些非正式磋商中进一步讨论，我希望讨论将以建设性和积极的精神进行。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大使的发言和他说的友好的话。

尊敬的各位代表，你们听取了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提出的建议，他宣读了他提出的建议，并建议我们立即举行磋商审议这项建议。尊敬的摩洛哥大使要求发言。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我感谢澳大利亚大使提出这项建议。一般来说，澳大利亚代表团总是向我们提出建设性建议，我认为这是其中一项建议。我重申我国代表团从不反对这种非正式讨论，因为这种讨论总是使我们能够交流我们的意见并了解我们所面临问题的详情。但我现在必须说明，为了进行有益的讨论我所希望的也许是得到这项建议并将其发往我们各自的首都，然后我们才进行讨论。但我绝不是拒绝讨论这一问题。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尚未从我国首都收到关于此类问题的任何指示，因为我得到的印象是，在这一问题上大家意见分歧，本届会议一开始就提到这一问题。这样来说，我不会反对这些磋商，但我可以一开始就告诉你们，我在出席会议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将只是听取发言。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摩洛哥大使所作的发言。我认为他表示，摩洛哥不会反对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尊敬的古巴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阿马特·福雷斯先生(古巴)：总而言之，看来尊敬的摩洛哥大使所说的话可适用于其他国家。对于我们来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取得并分析这项建议，与我们的外交部商量，然后取得指导，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准备彻底和认真地进行讨论和辩论，从而有利于推动提议进行的工作。不管我国采取何种立场，我们也准备参加这种分析和这种辩论，但我认为，如果最后我们无法作出决定而且不能够达成任何

结论，结果就可能会有点模糊不清。因此我们支持尊敬的摩洛哥代表所说的话，并认为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古巴代表所作的发言。我现在有点左右为难，一方面，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建议现在举行磋商来审议这一问题。此项建议提出来以后发言的两位发言者表示，总的来说，他们并不反对，但他们怀疑在这种讨论结束时是否可能达成任何具体的结论。我认为，不尝不知味，只有参与才能知道发生什么。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提议现在暂停会议，10钟以后在第一会议室举行一次不限成员名额的磋商会议，讨论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提出的建议并举行这种磋商。我们将看有什么结果，然后返回这个会议室来结束我们的会议。对这办法是否有任何反对意见？现在我请尊敬的摩洛哥大使发言。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我想发表两点意见：我希望在这里召开会议，因为人很多，我认为第一会议室无法容纳我们所有人。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我的第二点意见是，我们不需要再回到这里，因为现在和以后不会有任何变化。正如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我现在没有收到指示，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回到这里。第三点意见也许是，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讨论扩大到任何代表团可能就工作方案提出的任何其他议题。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摩洛哥代表发表的意见。至于我们应该在哪个会议室里举行会议，我没有任何偏爱。我准备修改我的建议，以便使我们可以在这里举行会议。但是关于恢复全体会议，显然有必要，因为我们将达成某种结论，也许摩洛哥的立场就是他提到的立场，但我们也许将听取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要求发

古纳蒂拉克先生(斯里兰卡)：我希望简短地提出两点：一点涉及到摩洛哥大使的意见，即考虑到各代表团的人数，我们应该在这个会议室而不是在第一会议室举行会议。第二，如果我们要就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提出的建议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应该在开始磋商之前得到建议的案文。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我将询问秘书处的代表，我们何时可以得到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提出的案文。

我了解到，这需要 10 分钟时间。根据我的理解，10 分钟以后你们将得到建议，但只有一种语文本，即英文。

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要求发言。

阿布亚先生(尼日利亚)：我想表示赞成尊敬的摩洛哥大使刚才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同仁刚刚提出的案文发表的意见。象斯里兰卡大使一样，我意识到我们中有些人没有收到这份案文，我认为，我们通常应该收到案文以后才可以对此进行任何非正式磋商。

但除此以外，我认为，我可以这样说，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建议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杀伤人员地雷对我们非洲大陆的结构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致使生命和财产遭到毁灭。尊敬的联合王国大使指出了其中一些后果。这是一项关于如何制止残杀的建议。我们支持这项建议，但我们的首都——例如我国首都阿布贾——必须对这一案文表明立场，我们才能着手进行讨论。我不知道，关于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宣读的案文的非正式磋商在这一阶段是否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我想是否应该给各国政府和聚集在此处的各国政府的代表留有一点时间，以便取得案文，转交本国政府，然后回到裁谈会就取得进展的方式进行磋商。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他建议我们现在不要举行非正式会议，而应该让各国政府有机会研究澳大利亚提出的这项建议。我请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阿布亚先生(尼日利亚)：也许我应该对误解负一部分责任。我国政府必须有机会看到一种案文，对此表明立场并向我们传递适当的指示，但我们并不妨碍本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就决定草案进行磋商。但就尼日利亚而言，我们没有收到关于审议这项案文的任何指示，因为我国政府还没有看到这份案文。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他澄清了他的立场。根据我的理解，他并不反对举行非正式会议。我请尊敬的古巴大使发言。

阿马特·福雷斯先生(古巴)：我们在考虑目前正在讨论的提案时扪心自问并向主席和其他与会者询问：我们正在研究其他一些建议，我们为何着手讨论一项建议？伊朗代表、埃及代表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提出了建议，我们突然把这些建议搁置一边，而开始审议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今天提出的建议。从程序角度来看，对其他建议采取了何种行动？我们处理其他建议的情况如何？我们为何如此讨论这项建议而不是其他建议？这是一个我们扪心自问的问题，我们想也许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澄清这一问题，以便理解我们将采取的步骤。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古巴代表所作的发言和他提出的问题。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提出了建议，并正式提议就这一问题立即举行磋商。正是因为这一点，主席向本会议的全体成员提出了这一问题。至于其他问题，我可以告诉尊敬的各位代表，昨天的主席磋商会上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由各集团协调员参加的讨论表明，各集团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尚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协调员已经提议或正在提议就这些问题进行紧急讨论，而且主席鉴于情况如此也没有提出这些问题。至于澳大利亚提出的建议，这是本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新的建议，同时建议立即就这一问题举行磋商。

我们正在努力就这一具体建议作出决定。我就实际上我们应该如何实施澳大利亚的建议提出了一项建议。几位发言者表示，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指示，他们对这种磋商的结果表示怀疑。但即使这样，他们并不反对举行这种磋商。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无人反对，我们就必须采纳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提出的建议。如果有人反对，显然我们就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就无法举行任何会议。但既然没有人反对，除了采纳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提出的建议以外，我们有何其它选择？我认为，情况非常简单。

尊敬的摩洛哥大使要求发言。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 主席先生, 感谢你解释澄清了问题。我只是想说, 澳大利亚大使提出了一项建议。我想提出第二项建议。我想本会议工作方法的效率应该包括在你希望在这次正式会议以后举行的磋商中, 因为显然我们不再尊重本会议的传统。两年多来, 我从未看到任何事情需要我们立即进行讨论然后回到全体会议来作出决定。我想不起来本会议有这样的惯例。我认为, 澳大利亚大使只是建议我们在这次全体会议以后举行磋商, 他并没有说, 我们必须回来对他的建议作出决定。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如果你想在本次全体会议以后举行磋商并就此停住, 然后再看情况如何, 因为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必须向首都报告, 如果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 我将非常乐意地通知我国首都, 本会议已经取得了协商一致意见, 摩洛哥在此问题上希望采取何种行动? 我将非常乐意传递这种信息, 但我想在澳大利亚大使所提出建议中列入另一问题, 即本会议工作方法的效率。因此我们在非正式磋商中将研究两个问题, 但不回到全体会议, 我已经说过, 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因此如果我们回到全体会议, 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结果, 因此回到全体会议有何意义? 所以我请你解释我们为何应该回到全体会议。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摩洛哥大使所作的发言和提出的建议。如果我正确理解的话, 尊敬的摩洛哥大使提议略为改变非正式磋商的议题, 将它扩大并加入另一个问题。我是否正确地理解, 如果不扩大议题, 他就反对专门就澳大利亚的建议举行磋商?

我认为尊敬的摩洛哥代表不反对澳大利亚的建议。

尊敬的印度大使要求发言。

戈塞女士(印度): 我原来并不打算在一次正式全体会议上就这个程序性辩论发言。主席先生, 根据我的理解, 你建议, 如果我们按照澳大利亚代表团的建议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那么就必须重新举行会议, 以正式结束这次全体会议。不管怎样, 今天的全体会议必须在某个时候正式结束, 特别是因为这是你最后一次担任主席, 你将在周末移交主席职责。这样你就能够发表总结性发言, 所以我认为,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就不应该反对正式重新举行全体会议, 以便使主席能够发表总结性意见,

而不管这种意见如何，是否涉及到非正式磋商中的讨论。这就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会议室里如此迅速地解决问题，但我们都愿意尝试一下。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印度大使表示的理解和所作的发言。请尊敬的摩洛哥大使发言。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不反对重新举行全体会议，但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主席先生，你现在就作你想作的发言，不管说什么，因为我已经告诉你，对我来说结果已经很明显。我们将听取，我们将向各自首都报告，但我无法肯定，你可以得出任何其他结论。看来戈塞大使所说的意思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不大可能做什么事使你能够说比你已经准备好要说的更多的话。当然，你是主席，我是一名代表，所以由你决定，只要我们已经取得戈塞大使刚才概述的理解。

阿马特·福雷斯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我想感谢你对我们先前的构想所作的解释，但除了你对我们所作的解释以外，我还有新的怀疑，因为根据你所说的话，在昨天举行的主席磋商会议上对于其他建议没有达成任何协商一致意见，如果是这样，我的怀疑和问题是：是否就地雷达成了任何协商一致意见，因为今天我们将举行磋商，作出决定并重新举行全体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磋商是否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就地雷问题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我们认为，这一议题与已经提出的其他建议的情况一样，如果这一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就认为没有理由如此匆忙地讨论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今天提出的具体构想。因此我仍然存在这些怀疑，我真的希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古巴代表。尊敬的各位代表，我们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我们有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提出的关于立即举行磋商的建议。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但我听到一些人对举行这种会议是否有意义表示怀疑。我让你们作出决定。主席本身没有任何隐藏的议程。我想尽我的职责。我想听取你们的建议，我应该怎样做。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 也许现在应该重温一下韦斯顿大使在本次会议开始时向你表示的抒情赞美。无疑我们需要一些诗意。

关于澳大利亚的建议, 当然我国代表团没有任何困难参加非正式磋商, 特别是因为我认为关于设立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想是巴基斯坦代表团于 1 月 31 日首次提出的。然而我认为, 本会议的传统是, 我们尊重所有有关方面的意见, 我毫不怀疑在你举行的任何正式磋商中, 这一传统将继续得到尊重, 每一个代表团将有机会对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同意非正式磋商。这是本会议的传统。如果对这种构想或对其他问题和其他建议有什么立场, 我肯定每一个代表团都有权在非正式磋商中提出它的立场, 根据这些讨论, 你将酌情提出适当的结论或不作出结论。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讨论。也许应该暂停这次会议, 而举行非正式会议, 以便非正式地表示所有意见和立场。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本会议是否准备采纳这一建议? 我认为没有反对意见。因此我现在宣布休会, 10 分钟以后在本会议室开始举行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

上午 11 时 20 分休会, 下午 6 时 10 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 764 次全体会议复会。

尊敬的各位代表, 在休会期间, 就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在本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举行了重要的非正式磋商, 我认为这是有益的。目前我无法说, 这些磋商已经产生了任何具体的结果。根据我的理解, 下一周将继续进行磋商。现在我想说几句话, 作为结论性意见。

当我就任裁谈会主席时, 我充分认识到本会议面临的问题的程度和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可使我们的论坛真正地解决裁军议程上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进行多边审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我担任主席期间, 我利用了我的前任——1997 年担任主席的出席裁谈会的大韩民国大使和罗马尼亚代表——所取得的成果。你们都知道, 特别是通过了议程, 举行了认真的多边和双边磋商, 讨论了本会议所面临问题的实质以及为审议这些问题所作的组织安排。我要对我尊敬的前任所作的重大努力表示真诚的感谢。

作为俄罗斯代表，我必须指出，在我国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从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真正的进展的角度来看，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俄美首脑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会上产生的裁军问题文件已经在本会议上分发。俄罗斯和北约组织之间关于创始文件的谈判已经顺利结束。关于前苏联和中国之间边境地区军备削减的五方协定已经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已经生效。在此期间，2000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还顺利地举行了第一届会议，许多裁谈会代表出席了会议。我认为，这些事件表明，把裁谈会最近遇到的困难影射到这个庄严的会议室以外的世界上去将是夸大其词。总的来说，正如人们所说，军备控制进程“生动活泼而且进展良好”。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本会议的状况却不是如此。

你们知道，在我担任主席期间与通过裁谈会工作方案有关的问题既作为整体又个别地在由各区域集团协调员和中国参加的每周主席磋商会上和在我与各代表团的许多双边接触中讨论。在严格的裁谈会主席工作的范围内，我努力抓住任何出现的机会来商定工作方案。我感谢各集团协调员和各国代表团积极和坚定地寻求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在此期间，本会议收到了新的文件，例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裁谈会工作方案的建议，智利、波兰和芬兰提出的关于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就处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最适当的安排举行磋商的建议、匈牙利和日本提出的杀伤人员地雷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和埃及提出的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以及其他建议。

我满意地注意到，关于安排裁谈会工作的这些和以前的建议得到了许多代表团的认真研究，并且已经并继续就这些建议进行认真的谈判。但尽管如此，目前阶段尚无法就裁谈会的工作方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不要说明我对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的理解，因为主席不宜这样做。我只想说，显然我们所有各国都必须认真重新考虑我们对裁谈会实际期望以及我们在目前阶段可以现实地要它实现何种目标。

我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天里，我们接近于采取一个较小但实际上很重要的步骤。我是指设立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位。这也得到了俄罗斯联邦的明确支持。我希望这一方面的努力将继续下去，这一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进一步扩大裁谈会成员的问题也在本会议的磋商中占据了适当的地位。我认为，我可以这样说，对于设立这一问题特别协调员职位的可能性已经有了广泛的一致意

见。但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也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我认为，解决扩大裁谈会成员的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同意我的说法。

我谨对裁谈会新任主席尊敬的塞内加尔大使迪亚洛女士真诚地表示我最热烈和最良好的祝愿。她在寻求建设性地解决本会议面临的困难问题方面完全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我还要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副秘书长阿卜杜勒卡德尔·本斯迈尔先生、秘书处所有工作人员和口译在安排和展开本会议工作方面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协助。我感谢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代表团与主席积极合作。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1997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下午 6 时 20 分会议结束

-- -- -- -- --